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傅玄 四

傅子 二

平賦役

昔先王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一定之制、以爲常典、伺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貢器、用殊其物、(此已上大典本未載)上不興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此已下大典本未載)戰國之際、棄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賦過大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

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㠯周其事、于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疇、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㠯從之、驪山之基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黃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興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卽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關伊闕、築九山、滌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㠯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趣公也、故世有事、卽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卽役簡而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㠯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卽上宜損制㠯恤其下、事宜從省、㠯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㠯成其功也、後之爲政、思黃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幾雖勞而

不怨矣。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貴教

虎至猛也，可畏大典作威 畏與威通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大典作柔而用。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大典作攻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仗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成而教行；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于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大典有天字下唯力是恃，唯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大典有以字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

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于禮讓即修禮讓大典脫此四字利出于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于悠悠者乎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戒言

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修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偽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眾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已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為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大典有也字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故禮讓興抑其所貪故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

可絶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群書治要 永樂大典）

正心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長短經德表篇無兩國家字）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物之統也（也字依大典加）動而不失正天下可感而況于人乎況于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

其影之直也。也字依大典加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事，大典此句在下句娛字下情繫曲房之娛，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則。大典有則字象矣，古之大大典無大字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夫大典有夫字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嘗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已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塞，大典作塞以爲固，禍發于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人也。不推心以虐以虐二字治要作慮字依大典改槃大典推心至不推心應廿一字作挾邪心以虐五字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虢，大典作虐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

國之聲，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撫也，遺盈四海之外，口竊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爲之憔悴，猶未足以逞其欲，惟不推心以況人，故視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于內，而後動靜不妄，以率先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通志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明四目，則天下之人大典脫輻湊至之人十三字樂爲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大典有能字不逆之也，苟所有逆，衆流之不至者多矣，

衆流不至者多，則無已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意林引此二句）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于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其父而授其子，則于天下無所忌（大典作枉）矣。后厚子也，后稷誅之，奚缺讎也，晉侯舉之，是之謂公道。夫（治要作未，依大典改）在人上，天下皆樂爲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得達，死命可致也。唯患衆流異源，淸濁不同，愛惡相攻，而（大典而下有吉凶生）親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大典少所好二字）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私（治要作利，依大典改）道行矣。于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于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于（于字依大典加）利者，變業而黨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聞（治要作闢，依大典改，下亦同）實寡，外倦于人而內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

爲上賞、赧賢者爲上戮、順理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

之人、(大典作士)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

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此下治要別有一條大典連屬上文)凡有血氣

者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于言矣、君人者、

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

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

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

必攷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

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荅曰、其制則同、用之則

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則遠者怨、(治要無則遠二字依大典加大典怨上復有任字)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惡聞其失、則

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

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飭也、先封所憎、(大典脫約法至所憎十二字)撫

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寬治要無寬字依大典加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眾歸之。尊儒貴學，則民篤于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于下，而民之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能無失，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為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在大典作存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已者眾，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已之言，苟所言出于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受治要無受字依大典加之，所以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為名也，以為直言不聞，則已之耳目塞。耳目塞于內，諛者順之于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于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罪令，而太宗為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曲制

天下之福、莫大于無欲、天下之禍、莫大于不知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㠯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此已下大典未載）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㠯滅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㠯倒戈于牧野、秦民所㠯不期而周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安民

民富則安、貧則危、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一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一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于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于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㠯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㠯寬民者賞、尅法㠯要名者誅、寬民者賞、則法不廢于下、尅民者誅、而名不亂于

上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而不遺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背上上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鄉閭之教則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鄰居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橫求則事事有儲而并兼之隙塞事有儲并兼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圖遠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分事務不壹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以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刻民爲能者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此下有脫文）役賦無常橫求相仍

弱窮迫不堪其命、（弱字上下有脫）若是者民危、亂道而忘近、興事不度于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爲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之牧伯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州總其統、郡舉其綱、縣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自篇首至此大典未載）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擎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此以下大典未載）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爲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此篇大典未載缺篇名）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之、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仁人在位、常爲天下所歸者、無他

也、善爲天下興利而已矣、羣書治要

問政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曰、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于人乎、堯水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苟儀尖懈、而爲秦越禽、人且害之、而況于天地乎、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問刑

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此以下大典未載

或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也、也字依意林長短經

君德

加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衆，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之心，故曰匹夫之仁也。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釋法

釋法任情，姦佞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索以御奔馬。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聖化，九服仰之。春風暘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胡越。藝文類聚五十四

信直

傅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或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此下治要別爲一條，大典連爲上文　傅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

行其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義矣、羣書治要永樂大典

矯違

傅子曰、正道之不行、常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侈、治要作推役侈大典無役字案晏子諫上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墨子所染篇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明鬼篇王手禽推哆大戲古今人表作雅侈今此推侈卽雅哆雅侈也已殺其正臣關龍逄、而夏已亡、紂信其佞臣惡來、已割大典作剖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已亡、此已下大典未載曰惑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傅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已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或問佞孰為大、傅子曰、行足已服俗、辨足已惑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已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

也其致心不欲欲為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利而已顯然肆行之不忤若四凶可謂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次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為害深下佞形露為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此篇大典末載缺篇名

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即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則明法者所以齊衆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欲也法獨設而無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羣書治要

假言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大典誤作能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間、爨之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大典不字作無和二五味以諷百品以成、天下之物、爲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閒、則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羣書治要 永樂大典

鏡總敘

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面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永樂大典

大本

篆天地以立制、北堂書鈔十七引傅子大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四十八終

全晉文卷四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傅玄五

傅子三

補遺上

庖犧神農順民之性、育之者也、黃帝除民之害、救之者也、舜治天下、垂拱無爲者、以畧繇既舉而不仁遠也、禹治洪水、冠挂不顧者、不以下憂累其上也、湯去三面之網、歸之者四十國、文武葬城隅之枯骨、天下懷其仁、所惠者小、所感者大、人必先之也、御覽七十七

不使不仁加乎天下、用武勝殘而百姓以濟、此仁刑于撥亂、黃帝是也、時育萬物、必世而後仁、此仁著于治平、堯舜是也、御覽七十七

堯如腊、舜如腒、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五

投萬國之地、九州之結、北堂書鈔十四

天爲有形之主，君爲有國之主，天以春生，猶君之有仁令也，天以秋殺，猶君之有威令也，故仁之發，天下樂之，令之發，天下畏之，樂之故樂從其令，畏之故不敢違其令，若寬令發而人不樂，無以稱仁矣，威令發而下不畏，無以言威矣，無仁可樂，無威可畏，能保國致治者，未之有也。御覽六百三十八

辨上下者，莫正乎位，與國家者，莫貴乎人，統內外者，莫齊乎分，宣德教者，莫明乎學。意林

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意林

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除矣。意林　案此治體篇文

世質則官少，時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一百，殷有二百，周有三百。意林　案此官人篇文

國與之墜，猶位喪也，位之不建，名理廢也。意林

三公者佐天子理陰陽初學記十一 御覽二百六

尚書者出入王命喉舌之任也北堂書鈔五十九

荀仲預稱禹十二爲司空御覽二百八

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評人才之高下各爲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議北堂書鈔七十三文選沈約宋書恩倖傳論注御覽二百六十五

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機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御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辨定名篇作雜才以長諷議此量才者也長短經量才又定名

知人之難莫難于別眞僞設所修出于爲道者則言自然而貴玄虛所修出于爲儒者則言分制而貴公正所修出于爲縱橫者則言權宜而貴變常九家殊務各有其長非所爲難也以默者觀其行以語者觀其辭以出者觀其治以處者觀其學四德或異所觀

有微又非所謂難也所謂難者典說詭合轉應無窮辱而言高貪而言廉賊而言仁怯而言勇詐而言信淫而言貞能設似而亂眞多端以疑闇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長短經知人

以譽取人則權勢移于下而朋黨之交用以功取士則有德者未必授而凡下之材或見任也意林

君子內洗長短經作虛其心以虛受人外設法度立不易方意林長短經知人貞觀之道也九流有主貞一之道也內貞觀而外貞一則執偽者無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設但責其實事之效則是非之驗立可見也長短經知人

今人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三思坐語一世豈不惑邪意林案此條賢篇文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淳御覽作清而清動之則流而濁意林御覽三百六十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故隨而教之謂其

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意林

傅子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邪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咎繇爲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爲一焉奚以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長短經大體

能舟整檝王良不能執也驥騄齊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意林

構大廈者先擇匠而後揀材治國家者先擇佐而後定民意林案此授職篇文

人之學者如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意林北堂書鈔八十三御覽六百七

金以利用錢以輕流此二物飢不可食意林

入粟補吏、是賣官也、罪人㠯贖、是縱惡也、意林

世富錢流、則禁盜鑄錢、世貧錢濫、則禁盜壞錢、意林

天下之害、莫害于女飾、盈一頭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亦重四海之珍、意林　案此校工篇文

披珍玉之衣、北堂書鈔二十　案校工篇必破珠繡之衣疑即此

公卿大夫、刻石作碑、鐫石作虎、碑虎崇僞、陳于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意林　案此校工篇文

漢武世、王侯觀殿重階、金樞紫墀、御覽一百八十四

夫華然被裘褐、塊然居湊案有脫鼠出案有脫澤生無禮、谷死衣㠯薪棄之中野、喪期無數、如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者、案有脫爲案有脫亦已明矣、北堂書鈔未刪本一百五十八

撞亡秦之鐘、作鄭衛之樂、欲㠯興治、豈不難哉、意林　案此疑禮樂篇文

賞不避疏賤、罰不避親貴、意林　案治體篇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與此略同然篇次不符

疑此法刑篇文也

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御覽六百三十八

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于境內，放長蛇于左右也。御覽六百五十二

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意林　案法刑篇故先禮而後刑也此當是上文

救嬰孩之疾，而不忍鍼艾，更加他物，以至死也。今除肉刑，當復有刑字者更衆，何異服他藥也。肉刑雖斬其足，猶能生育也。張倉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鍾繇傳作三千人也。意林

肉刑名者，猶鳥獸登俎而作肉。意林

今有弱子當陷大辟，問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蛇螫在手，壯夫斷其腕，謂其雖斷不死也。意林

曹羲曰、縶馭駒以繆絆、御悍馬以腐索、今制民以輕刑、亦如死也、意林

但知管子、借耳于天下、不知堯借人心、而後用其耳目、意林

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子共娶一女生四子、後爭訟、廷尉延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子還母、尸三男子于市、意林御覽三百六十又三百六十一案初學記十二引謝承後漢書曰范延壽宣帝時爲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聞于縣不能決斷讞之于廷尉于是延壽決之以爲悖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令長等無率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漢書百官公卿表成帝河平二年北海太守安成范延壽子路爲廷尉八年卒初學記作宣帝誤也

塞一蟻孔而河決息、施北堂書鈔作掩一車轄而覆乘止、立法令者、亦宜舉要、意林北堂書鈔四十三

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定位、而卑不敢逾、意林

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若河內諸縣去北山絕遠、而各調出御上黨眞人參、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

謂非所生民㠯爲患、御覽九百九十一　案此疑平賦役篇文

經之㠯道德、緯之㠯仁義、織之㠯禮法、既成而後用之、意林

謂有孝廉秀才之貢、或千里望風、承聲而舉、故任實者漸消、積虛者日長、意林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聞一惡言、見一惡事、遠之唯恐不遠、意林

懸千金于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委一錢于路、童兒爭之者、分未定也、意林、御覽八百十

夏令披裘、冬令披葛、雖有嚴令、終不肯從者、逆時也、御覽二十一、又二十七、永樂大典、案已上五條疑皆貴教篇文

三皇貴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後義、三王先義而後禮、意林、道藏本作亂、今依官本　案此疑戒言篇文

鴻毛一羽、在水而沒者、無勢也、黃金萬鈞、在舟而浮者、託舟之勢

也。意林

擬金人銘作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文選注作無端。情莫多安，口莫多言。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謂不然，變出無閑。勿謂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潰御覽作隤河，溜穴傾山。意林作溜川傾山御覽作溜瀾沈山藝文類聚十七引口誡作流穴傾山今依北堂書鈔未刪本一百五十八穴篇改病從口入，患自御覽作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心與口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隨焉。隨御覽作存意林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注鮑照代君子有所思行注御覽三百六十七

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意林案此通志篇文

愛已者不能不愛，憎已者不能不憎。意林

主執非道，以虐其民，民杜私心，以事其主，公門寒於上，顯議廢於下。忠臣深口，口而口泣，貞士伏巖穴而自救，數進忠此下有脫君之門也，已萬里矣。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案安民篇

氏富則安貧則危若郎此文有所刪節耳飢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說林

禮云繼父服齊衰傳子曰母拾己父更嫁他人與己父甚于兩絕天也道藏本作與兄父甚于兩絕天也宮本作與己父甚于兩絕天也一本作與己父絕甚于兩夫也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書已後俗儒造之意林又見通典九十作父無可總之理不當制服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

先王之制禮也使疏戚有倫貴賤有等上下九代別為五族骨肉者天屬也正服之所經也義立者人紀也名服之所緯也正服者本于親親名服者成于尊尊親尊者服重親殺者轉輕此遠近之理也尊崇者服厚尊降者轉薄此高下之敘也記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人紀準之兄不可已比父弟不可已為子嫂之與叔異族之人本之天屬嫂非姊叔非弟也則不可已親親理矣校之人紀嫂非母也叔非子也稽之五服體無正統定其名分不知所附通典九十二

失進者若卵投石，逃誅者若走赴深。意林

朋歲察舉孝廉而上之，皆是九州百郡之士，風異俗殊，所尙不同。雖若春華之并意林作並發，穢若秋蘭之俱茂，進如衆川之朝海，散如雲霧之歸山。意林 北堂書鈔七十九

說身隱胥餘，築于巖穴，天下莫之知而不問，不可謂之靜而安乎。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我欲戰而彼不欲戰者，我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流，當其衝者摧，値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誰禦之。意林

吳起吮瘡者之膿，積恩以感下也。史記云，吳起吮膿。意林 案史記下七字當是校語

晝戰目相見，夜戰耳相聞，得利同勢，失利相救。意林

兵法云，內精八陣之變，外盡九成之宜，然後可以用奇也。御覽三百一

堯遭洪水而聞陰，湯大旱而重水。御覽五十六 永樂大典

陸田者，命懸于天也。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意林、御覽五十六，又八百二十一

樹上懸瓠，非木實也；背上披裘，非脊毛也。此似而非。意林

九日養親，一日餓之，豈得御覽作豈可言飽？多飢少飽，同爲孝平？意林作問非孝平，御覽作同爲孝子，今參錄之。殺馬十日，一日餓之，馬肥不損，于義無傷，非意林作不可同之一日餓母也。意林、御覽八百九十七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豈不罪邪？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弱食王隰，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鸚，何足怪也。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

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伍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而況遭窮者乎〔意林〕

傅子曰聖人之道〔御覽作通〕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焉〔意林御覽四百一〕

昔仲尼既歿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文選辨命論注〕

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意林〕

夫文彩之在人猶榮華之在草〔意林〕

道教著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見本也〔意林〕

止響以聲逐影以形發乎流激不知所止也〔意林〕

傅子曰云〔有脫文〕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

也。意林

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六

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

此下疑有闕誤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翫之若近、尋之若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北堂書鈔九十五御覽五百九十九又六百八

桓譚書煩而無要、辭雜而旨詭、吾不知博也。北堂書鈔一百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然、一杯大典作盃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雖傾竭河海、不能救也。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下、至始皇然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怒也。大典作而滅之秦人視山東之民、猶猛虎之睨群羊、何隔憚哉。意林永樂大典

大孝養志、其次養形、養志者盡其和、養形者不失其敬。意林

割地利己、天下讎之、推心及物、天下歸之、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

己信接人、妻子疑之、見疑妻子、雖已有君、君子修身居位、非非利名也、在乎仁義、意林

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心、意林御覽三百七十六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意林御覽四百三

或云玄衡、案韋玄成匡衡已善詩至宰相、張禹已善論案論語作帝師、豈非儒學之榮乎、傅子曰、學已道達、榮不已位顯、意林

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意林史通內篇書事

墨子兼愛、是廢親也、短喪、是忘憂也、意林

漢太宗除肉刑、匹夫之仁也、非天下之仁也、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人、故曰匹夫、意林案此問刑篇文

伊尹耕于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尚釣于渭濱、孰知非殷之漁者、過湯武文王、然後知其非也、意林

面岐路者，有行迷之慮，仰高山者，有飛天之志。意林

或乘馬乘車，而俱至泰者，所謂形異而實同也。意林

若謂黃帝後方有舟楫，庖羲之時，長江大河，何所用之。意林

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虞淵者，終世不知其底，故近者不可㠯度遠也。意林

漢世賤輜車，而今貴之。意林

夏曰余車，殷曰胡奴，周曰輜車，輜車即輦也。續漢輿服志上注、宋書禮志五

天子出多乘輿車。北堂書鈔未刪改本一百四十

㠯雲母飾車，謂之雲母車，㠯下不得乘，時賜王公。御覽七百七十五

有追鋒車，施通幰車。御覽七百七十五

金根車，天子親耕乘之，蹋豬車，畋獵乘之。御覽八百二十二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綵謂之繡。意林

長老說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澣布爲單衣嘗大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冀陽爭酒爭杯而汙之冀僞怒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煒華赫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絜白若用灰水澣之焉後漢南蠻西南夷傳注三國魏齊王芳紀注北堂書鈔一百二十八御覽六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

太祖武皇帝愍嫁娶之僭上三國注作之奢僭公主適人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八人而已三國魏武紀注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二白孔六帖十四御覽六百九十九

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三國注作鈞依宋志六帖改劉崔烈子後漢書附崔寔傳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之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合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于今施行可謂軍容非國容也三國魏武紀注宋書禮志五又五行志一裁縑帛爲白帢引此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七白孔六帖十二御覽六百八十七又六百八十八又八百十八

帢本御覽作帢先未有岐荀文若巾行觸樹枝成岐時人慕之謂之爲善因而弗改今通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夾初婚冠送餞

亦服之（宋書禮志五 御覽六百八十八）

（高山冠也）魏明帝以高山制似通天遠游，乃毀變先形，令行人使者服之（御覽六百八十五）

魏明帝疑三公袞冕之服似天子，減其采章（御覽六百九十）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此服妖也（宋書五行志一）

侍中冠武弁（文選）

始皇冢令匠人作機弩，有人穿者，即射之，以人魚膏作燭（意林）

逐兔之犬，終朝尋兔，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意林）

漢高祖度闊而網疏，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網密，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糾亂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貫理（意林）

形自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和，而響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意林）

西國胡人言蘇合香者，是獸便所作也，中國皆以為怪，獸便而臭，

忽聞西極獸便而香、則不信矣、意林 法苑珠林四十九 御覽九百八十二

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則荊璞無夜光之美、必須南國之珠而後珍、則隋侯無明月之稱、意林

始皇遠游並海、而不免平臺之變、及葬驪山、尋見發掘、意林

今有鉛錫之鋌、雖歐冶百鍊、猶不如瓦刀、有駑駘之馬、雖造父儒之、終不及飛兔絕景、質鈍故也、意林

土不可以作鐵、而可以作瓦、意林

相者曰、三亭九侯定于一尺之面、智愚勇怯形于一寸之目、天倉金匱以別貧富貴賤、意林 御覽三百六十五

光武鳳翔于南陽、燕雀化為鴻雛、二漢之臣、煥爛如三辰之附長天、長平之卒、隕落如秋草之中繁露、勢使然也、意林 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

長人數丈、身橫九畝、兩頭異頸、四臂共胸、老人生角、男女變化、何益于賢愚邪、意林

豈有太一之君，坐于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于匹婦之室。（意林）

樂廣為河南尹，郡中前廳多怪疾，後人皆于廊下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白日戶自閉，二子凱模等憮怖，廣使掘牆孔，得狸乃絕。（藝文類聚六、白孔六帖七十六）

律呂本于天地，豈關崑山之鳳，雌雄聲能定之哉，此好遠之談也。（北堂書鈔一百十二）

昔者伯牙子游于泰山之陰，逢暴雨止于巖下，抱琴而鼓之，為淋雨之音，更造崩山之曲，每奏鍾期輒窮其趣，曰善哉子之聽也。（御覽十）

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準六合，絃柱十二擬十二月，乃仁智之器也。（藝文類聚四十四）

琵琶體圓柄直，柱有十二，其他皆充上銳下，曲項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傳是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秦漢，蓋謂通用秦漢之法。（通典）

一百四十四

魏晉之世、有孫氏善歌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素善彈箏、朱生善琵琶、雖伯牙之妙手、吳姬之奇聲、何已加之、人若欲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于上世、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宋書樂志一、北堂書鈔一百十、藝文類聚四十四、通典一百四十五、御覽五百七十六、又五百八十八、五百八十三、永樂大典

心有僧循須言而發、御覽三百七十六

王黎為黃門侍郎、軒軒然乃得志、煦煦書鈔作暄暄然乃自樂、傅子難之曰、子已聖人、無樂子何樂之甚、粲曰、非我乃聖人也、北堂書鈔五十八、御覽二百二十一

漢武令郡國舉孝廉、宋世合素帛、乃有釋褐而位、周歲云、周登之歲、記于素帛、追之後、徹取諸此意也、北堂書鈔七十九、案此條多譌無從校正

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

稱故吏、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

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文選辨命論注

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說偶中耳、御覽三百九十七

上德之人其齊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御覽四百三

夷吾爲政士三妻者逐于境外、三家者入于隸也、御覽八百二十九

鴻不學飛、飛則沖天、驥不學行、行則千里、二世修驪山陵、採玉者傾山採珠者竭海、御覽九百十六

丈夫重義如泰山、輕利如鴻毛、可謂仁義也、諺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己非、不當與非平、案意林魏子亦引此諺、平字作爭、是也、御覽九百六十

鴨足可以販、雞足何以斷、販斷吾不知也、何況問天地乎、御覽九百十九

或問近世大賢君子。荅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三國魏荀攸傳注。御覽四百三。永樂大典）

敢問今之君子。曰。袁中郎（渙字曜卿）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三國華歆傳注）

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如也。（御覽二百九。案。謂曹仁）

傅子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人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積功興業。事得其機。入無餘力。出有餘糧。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鎮之。（之與至通官本作若）姜維欲速立其功。勇而無決也。（意林）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四十九終

全晉文卷五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傅玄 六

傅子 四

補遺下

范蠡字少伯，楚三戶人也，使越滅吳已後，乘輕舟游五湖，王令人寫其狀，恆朝禮之，列仙云，徐人也。意林

靈帝時，牓門賣官，于時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于劉囂唐珍張顥之黨乎，三國董卓傳注，御覽八百二十八 案司隸劉囂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

太祖又云，案答袁紹 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爲資，則不能應機

而變化也、三國魏武紀注　案郭嘉傳注云語在武紀則此篇題當云太祖武皇帝紀

明帝時、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欻然生、偶與發冢者會也、三國魏明紀注

初、劉表謂韓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為懷貳、大會僚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

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辭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後漢劉表傳注三國表傳注

表既殺望之劉廙兄荊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于望之不輕也以直迕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迕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三國魏劉廙傳注

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荊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

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三國劉表傳注

蒯躬字叔孝性方嚴有容儀人望而畏之有過其門者皆整衣改容御覽三百八十

張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三國張繡傳注

禰衡辯于言而剋于論見荊州牧劉表日所以自結于表者甚至表說之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于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于劉表智窮于黃祖身死名滅爲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三國魏荀彧傳注

賈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三國魏賈詡傳注

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于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三國志魏王脩傳注）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已上八字依世說德行篇注引加）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公孫度有遼東）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淸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有自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鎭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是時康又已死嫡

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儁才盜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盜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盜所籌（案盜受徵歸在文帝時此竟其事）盜之歸也海中遇暴風（餘字依御覽百六十九加）八船皆沒唯盜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忽（忽字依御覽加）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一門人怱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可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一門人下三十二字依御覽加）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文帝詔以盜爲太中大夫）盜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傅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啟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明帝即位太尉）

華歆進位議謚司空陳羣又為謚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為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明帝以謚為大夫（案本傳作光祿勳）賜□□一具衣一襲被一領安穩車一乘（明帝下二十四字依北堂書鈔五十六加）謚以喪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儋石必分以賑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謚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三國魏管謚傳注）

胡徵君（昭字孔明）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

絜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于書籍者、吾于胡徵君見之矣、三國魏管寧傳注

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于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三國魏徐奕傳注

郭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友結英儁、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荀彧薦嘉召見表爲司空軍祭酒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眾、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簡易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

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于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于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征呂布布退固守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

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于太祖曰備有雄才（長短經是非篇作志）而甚得眾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為之死用以嘉觀之（以字依長短經加）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曰（曰字依長短經加）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武紀當是傅子中篇篇名非裴松之語也知者劉表傳注引傅巽弟子撮別有傳北堂書鈔七十六引傅子傅云白孔六帖八引傅玄馬先生傳曰足以明之）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

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從破袁紹，又從攻譚于南皮。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靑冀幽幷知名之士，漸臣使之，以爲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自柳城還薨，後太祖征荊州還，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凝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彧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荊，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三國魏郭嘉傳注

太祖徵劉曄、劉字依御覽六百六加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嘗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等、行軍進退之

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懈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荅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說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于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御覽作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漢中平曄進曰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則不可犯矣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已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

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乘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曰御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爲懼其一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卽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卽眞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

本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強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卽拜權爲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曄言、曄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

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群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于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乎、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御覽八百三十四無采字）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于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御覽七百三十九作趣）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

也復每問皆同者雖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而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雖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議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雖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豈不惜哉雖子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三國魏志劉廙傳注

杜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畿守鄭縣令會天下亂去官客荊州畿自荊州還後居許見侍中耿紀共共字依御覽四百九加語終夜尚書令荀彧家與紀屋相比此六字本作與

紀比居（比居依御覽加）夜聞紀言異之（言字依御覽加）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紀知之如舊相誠若遂進紀於朝（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或稱畿明足以當大郡得能應變其可試之范先云既欲爲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爲虎矣今不殺必爲後患（三國魏杜畿傳注）

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俊以才智顯于天下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爲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李恢字）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郭智字）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沖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三國魏杜畿傳注）

太祖將征柳城張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三國魏張遼傳注永樂大典）

陳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三國魏陳羣傳注）

宋建稚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于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也。（三國魏諸葛誕傳注）

初，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御覽作殘）曰：劉備其不濟乎？拙于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而不濟也？（三國蜀先主傳注，御覽四百四十四）

張遼欲白太祖，恐太祖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三國蜀關羽傳注）

姜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三國蜀姜維傳注

曹公征柳城、策將襲許、三國吳孫策傳注

孫策爲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讎、轉鬬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爲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爲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爲爪牙、分任授職、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三國吳主孫權傳注

馬先生傳 傅玄 孔六帖八

馬先生鈞、字德衡、此四字依意林初學記十二加御覽七百五十二但有鈞字 天下之名巧也、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爲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意林作蹹下皆放此 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御覽八百二十五作遺日喪功 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

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也、先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意林此下有見周官亦見鬼谷子八字當是裴有刪節也　案周官無此語鬼谷子謀篇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引鬼谷子注曰肅愼氏獻白雉還恐迷路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也　案此不知何人注御覽七百七十五迺以爲鬼谷子正文非也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于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師、師字依意林御覽七百五十二加都城內、有地可以爲園、患無水以漑、漑本作溉依意林御覽改先生此二字依御覽加乃作發車、令童兒轉之、而漑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功本作巧依意林御覽改百倍于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

益不對曰可益受詔作之㠯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㠯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御覽三百三十六無之字）于樓邊縣溼牛皮中之則墜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㠯機鼓輪爲常則㠯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㠯車輪縣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能對（能字依御覽七百五十二加）裴子自㠯爲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㠯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㠯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夫巧者（者字依御覽加）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于內口屈于外此馬氏所㠯不

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顏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有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縣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于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御難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為衡石、廢衡石而不

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猶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于是安鄉侯悅、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于時、乃有益于世。平子雖爲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于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已事、亶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三國魏杜夔傳注、參輯意林、北堂書鈔一百十一、藝文類聚四十四、初學記十二、白孔六帖八、御覽三百一十六、又五百八十二、又七百五十二、又八百二十五

已下篇題缺

安鄉亭侯曹羲、爲領軍將軍、慕周公之下士、賓客盈坐。北堂書鈔六十四

攄字口口、曹羲弟。案曹眞傳、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則此卽訓也。或訓又名攄。書鈔未改本字下原缺、別有曹攄字顏遠、晉書在良吏傳。文選有曹顏遠詩二首、與此無涉。爽諸弟皆誅、何得爲晉良吏。陳禹謨補此云字顏遠

非也萬歲侯爲武衛將軍大縱酒作樂酒酣起爲壽當傳子前憂亡流涕北堂書鈔六十四

傅燮字南容奉寡嫂甚謹食孤姪如赤子御覽五百十二案傅燮後漢書有傳

傅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識識字依後漢注加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于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別有傳後漢劉表傳注三國劉表傳注

何曾荀顗傳論

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

荀何君子之宗也、

穎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于穎昌侯見之矣、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于穎昌侯見之矣、晉書何曾傳

傅嘏傳三國劉表傳注、北堂書鈔七十六

傅嘏字蘭碩、北堂書鈔六十 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嘏弱冠知名、是時何晏以材辯顯于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世說識鑒篇注作交通 合徒黨鬻聲名于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主、皆求交于嘏、嘏字依世說識鑒篇注加 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志、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御覽四百四十七作俊 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荅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御覽作徼

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少言多譏、妒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書表譔。爲河南尹、此四字依藝文類聚六加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疑脫之字自孔六帖七十六作天下四會無方字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取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恆、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榎楚、藝文類聚六作不任檟楚而得其實、不爲小惠、行所薦達、及大有益于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爲僕射書、小大無不綜、爲僕射書九字依北堂書鈔六十加嘏既

達治好正而有精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于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令與夏侯玄俱誅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粲善徽粲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為名臣三國魏傅嘏傳注案自卷三末至此言三國事甚多晉書傅玄傳云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史通外篇三國志云魏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則此或即底本也

自敘史通內篇序傳

傅氏之先出自陶唐傅說之後意林

玄字休奕子咸字長虞晉書有傳意林案晉書有傳四字當是校語誤入正文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錄黃帝下逮漢末意林案漢末字當有誤或兼

續世本

言之

班固漢書、因父得成、已上意林引傅子九十三事皆錯入楊泉物理論中已下二事錯入徐幹中論中遂沒不言彪、殊異馬遷也、意林

人之涉世、譬如弈棊、苟不盡道、誰無死地、但不幸耳、意林

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于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于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史通內篇覈才不云在自敘篇今附錄漢書條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五十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傅咸

咸字長虞，玄子，泰始末，襲父爵淸泉侯，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遷司徒左長史，轉車騎司馬，遷尚書左丞，元康初，轉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再爲本郡中正，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卒，謚曰貞，有集三十卷。（案張溥本有燭銘，今據御覽改入傅玄集）

喜雨賦 并序

泰始九年，自春不雨，以涉夏節，草木共然，百姓以堯有九載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恐遭斯運，並有懼心，聖皇勞慮，分使祈禱，徧于羣望，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請雨百辟，莅事三朝，而大雨降，退作斯賦。（藝文類聚一百，御覽十一）

于是祝融熾景，羲和警轡，九陽火燎，野無生類，悠悠億兆，同茲慘

悴伊我皇之仁德兮配靈育于二儀廑刻躬而勤政兮廣請禱于靈祇孰謂天高其聽不遼孰謂神遠厥應孔昭潔齋致虔于茲三朝陰鬱怫而騰起陽菴藹而自消飛廉扇谷風之翼翼靈嶽興慶雲之飄颻遂乃重陰四會溟邈無根方中降雨亘夜迄今生我百穀粒我蒸民昔洪水滔天于唐堯之朝亢旱爲災于殷湯之世下民其咨莫能俾乂歷稔九七僅免斯害猶曰疇咨爲美談躬禱爲勳伐藝文類聚二

患雨賦

天何遠寓之多患兮懷霖雨之有經自流火已迄今兮歷九旬而無盈庶太清之垂曜兮覩日月之光明雲乍披而旋合雷暫輟而復零將收雷之要月棄嘉穀于已成前渴焉而不降後患之而弗晴惟二儀之神化奚水旱之有并湯亢陽于七載兮堯洪汎乎九齡天道且猶若茲況人事之不平藝文類聚二宋本初學記二

感涼賦并序

盛夏困于炎熱熱甚不過旬日而復自涼以時之涼命親友曲會作賦云爾 初學記三

踐朱明之中月於鬱隆以營興赫融融以熾乃沸海而焦陵獸竄伏于幽林兮鳥垂翼而弗升珠汗隕于玉躬兮粉附身而沾凝于是景雲晨敷曜靈潛光陰氣聿升凱風載揚忽輕雉于坐隅兮思暖服于蘭房 書鈔一百五十六藝文類聚五御覽三十四又七百十八

神泉賦并序

余所居庭前有涌泉在夏則冷涉冬而溫溫則水物冬生冷則冰可以過每夏遊之不知歲之有暑耳

惟茲神泉厥理難原在冬則溫既夏而寒混混洋洋載清載濁遂乃壇以文石樹之柳杞密葉雲覆重蔭蔽沚氣洽洽以含涼風肅肅而恆起于時朱明紀運旭日曜光鬱鬱隆暑赫赫太陽盥玉體

于素波、身淒焉而自淸、不知天時之有暑、忽謂繁霜之隕庭、逮至旻秋既逝、司寒勝節、六合蕭條、嚴風凛冽、河洛皚流、太陰凝結、彼澧澧而含凍、此灼灼而含熱、綠竹猗猗、荇藻靑靑、是託斯茂、是殖斯榮、藝文類聚九

小語賦

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幺麽之子、形難爲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蝨、飽于鄉黨、唐勒曰、攀蚊鬚、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竄于鍼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薛足以爲擢、舫粒糠而爲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于洪流、溺數旬而汔濟、陟蟻蛾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遠乎杪頭、藝文類聚十九

申懷賦并序

余自成歳、濫爲衆所許、補太子洗馬、才不稱職、而意常闕然、御覽二百四十六

何天施之弘普、廁瓦礫于瑚璉、備東宮之妙選、忝儲君之聖明、穆

穆清禁、濟濟翠英、藹翔鳳集、羽儀上京、芬芳並發、我徽其馨、德音

光宣、我累厥聲、豈伊不媿、顧影慚形、雖自百于殞越、欋恩隆而命

輕、命既輕而才下、諒無補于明時、塞賢哲之顯路、而塵損之日滋、

匪耽榮而忘替、實結戀之有違、忍厚顏于忝類、甘獲戾而受譏、不

悟皇恩之爾崇、授大縣乎近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悲

惻兼懷、憂慮實深、痛可南面、千歲踰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

之任、求仁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盡烏烏之至情、竭歡敬于膝

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而脂車、庶所乞之克從、永收迹于蓬廬、藝文類聚二十六

感別賦 并序

友人魯庶叔，雅量宏濟，思心遼邈。余自少與之相長，情相愛親，有如同生。其後選太子洗馬，俄而膠蒙朗私，猥忝斯職，雖懼不稱，而喜得與此子，同班共事。天下之遇，未有若此。周旋三載，魯生遷尚書郎。雖別不遠，而甚悵悵。退作茲賦云爾。御覽二百四十六

嘉天地之交泰，美萬物之會通，悅朋友之攸攝，慕管鮑之遐蹤。退吕文而會友，欽公子之清塵，信同聲之相應，意未寫而情親。嘗稚好之齠亂，分綢繆而日新。蘭蕙含芬，有時而馨，龍驥跪足，有時而征。乾道變化，時惟大明，莪莪陸友，載揚厥聲。降聖宰之旌，招耀羽儀之上京，贊唐虞之嘉運，超飛躍乎太清。佩銀璫于帝側，拖紫文于天庭，瞻神極之眇眇，喜君子之寵榮。無荊玉之夜觀，猥齊景于夜光，故有觀于斯衆，欣與子而並翔。天啟其願，自忝蘋蘩，幼則同遊，長則同班，同心厥職，其臭如蘭。庶績未凝，聖朝時咨，翼佐納言，光緒萬機，出順景而爲佩，入闇然而無依。步虛宇吕低迴，想宴笑

之徐陣、意緜緬而蒯紆、淚雨面而霑衣。藝文類聚三十

弔秦始皇賦 并序

余治獄至長安、觀乎阿房、而弔始皇曰、

傷秦政之為暴、棄仁義以自亡、揃紙中辭、以弔始皇、有姬失統、命不于常、六國既平、奄有萬方、政虐刑酷、如火之揚、致周章之百萬、取發掘于項王、疲斯民乎宮墓、甚癸辛于夏商、未旋踵而為墟、屯麋麋乎廟堂、國既顛而莫扶、孰阻兵之為彊。藝文類聚四十

登芒賦 并序

左光祿大夫濟北侯荀公、前喪元妃、及失介子、葬于西芒、有感懷、而作斯賦、

何天道之難忱、信厥命之靡常、匪彼生之不辰、亦夫人之多殃、惟濟北之初載、夙遭旻而逢罹、與瓜瓞之緜緜、飛英聲以風馳、庶家道之充昌、保永祚于無斯、慍无妄之為災、怨上皇之有違、在德門

之方隆，乃降儷于元妃。蘭房閴其無主，衆孤煢而莫依。孔臨川㠯永歎嗟，有感于九原。覽登芒之哀賦，諒聖賢之同情。藝文類聚四十

明意賦并序

侍御史傅咸奉詔治獄，作賦用明意云。

舍控款㠯彌載兮，棲遲㠯淹滯。吏砥身㠯存公，古有死而無柔。彼背正㠯從邪，我沒世而是尤。數斷腸㠯爲效兮，豈文飾之足脩。感恩輸命，心口自誡。加我數年，竭力效節。春秋既不吾與，日月忽其不屈。周道兮如砥，言人兮是由。材曲兮枉橈，朽木兮難抽。藝文類聚五十四

相風賦并序

相風之賦，蓋㠯富矣。然辭義大同，惟中書張令㠯太史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賦之。太僕寺丞武君寂樹一竹于前庭，其上頗有樞機，插㠯雞毛，于㠯占事知來，與彼無異。斯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

風胡氏之賦、非其至者也、

翟翟竹竿、在武之庭、厥用自然、既修且貞、插羽其首、丹漆弗營、纏之縈之、不日而成、（御覽九）

紙賦

蓋世有質文、則治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以當策、猶純儉之從宜、亦惟變而是適、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廉方有則、體潔性貞、含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弊、以為此新、攬之則舒、舍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藝文類聚五十八、初學記二十一引兩條、御覽六百五）若乃六親乖方、離羣索居、鱗鴻附便、援筆飛書、寫情于萬里、精思于一隅、

羽扇賦（并序）

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既勝于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翕然貴之、其辭曰、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況乘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感扇揚之興風、宜收之以清暑、彼安眾之云妙、若剖篠于毫纖、體荏苒以輕弱、伴縞素于齊魯、此因資以爲用、不假裁于規矩、雖靡飾于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烈于南箕、下等美于雉苗、藝文類聚六十九近興風于捲握、豈遠嘯于金塘、書鈔一百三十四彷鸞鴻之翕習、象白鶴之翬翔、朱衣爲之飄飄、口紋拂于丹粱、書鈔同上熾九日之隆赫、然高燎于扶桑、熱熙天而灼地、沸巨海而成湯、書鈔一百五十六

扇賦 幷序

水不策驥、陸不乘舟、世無爲而俎豆設、時有虞而干戈滌、御覽五十六

天道行而不息、四節代以相蒙、背青春之令月、踐朱夏于斯今、熱融融以太甚、孰赫赫之可任、汗珠隕以外流、氣鬱結而內沈、庶凱風之自南、競清嘯而啟衿、怨微飆之不興、恨喬木之無陰、搖輕羽之苒弱、乎幾動而愠心、心取愠于搖振、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

上盡於王，是曰安眾，消暑作涼，蒙貴幸于斯時，無日夜而有忘，謂洪恩之可固，終靡弊于君側。火星忽以西流，悲風起乎金商，欣日淒淒，白露為霜，體斂然以思賤，御轄丟于溫房，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背故而向新，非余身之無良，哀勞徒而遐棄，獨懷怨于一方。書鈔一百三十四 藝文類聚六十九

狗脊扇賦

蓋卑以自居，君子之經，孤寡不穀，王侯修名，尚不愧狗脊之為號，亦焉顧九華之妙形。御覽七百二

櫛賦 并序

夫才之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髮不可以無櫛，治世不可以無才。書鈔一百三十六 御覽七百十四

我嘉茲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為恥，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後歯。藝文類聚七十 御覽七百十四

鏡賦

從陰位于清商，採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製度，命歐治而是營，熾火鑪以陶鑄，飛光采于天庭。書鈔一百三十六 晞日月之光烈，像厥象乎曜靈，清邈明水，景若朝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于好醜，而衆形其必詳，同實錄于良史，隨善惡而是彰，猗猗淑媛，峩峩后妃，眷眷縈之寄悴，懽玉顏之有寢，盼清揚而自鏡，競崇姱以相暉，珥明瑞之迢迢，點雙的以發姿。書鈔一百三十五 御覽七百十九作傅玄誤 若乃雲髻亂于首，頫黛渝于色，設有乏于斯器兮，孰厥見之能飾，與唶瞀而同昧兮，近有面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內省而自箴，既見前而慮後，則祗畏于幽深，察明明之待瑩，則以此而洗心，覩日觀之有瑕，則稽訓于儒紳，夫然何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淫。書鈔一百三十五 又一百三十六 藝文類聚七十 初學記二十五 御覽七百十七

汙卮賦并序

人有遺余琥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有感物之汙辱，乃喪其所以為寶，況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有金剛之瑋寶，稟乾剛之淳精，敷春暉之定色，越冬冰之至淸。愛甄陶以成器，逞異域之殊形，猥陷身於醜穢，豈厥美之不惜，與觴杓之長辭，曾瓦匜之不若。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八百八

畫像賦并序

先有畫卞和之像者，雖具其事，在素定見其流血殘刖之刑，情以悽然，以為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刖以有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于卞子之傷，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慚色。辭曰：

惟年命之道短，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既銘勒于鍾鼎，又圖像于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覩卞子之容形。泣泉流以雨下，灑血面而濺纓，痛兩趾之雙刖，心惻悽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刖，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

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殘軀㠯詒譏。藝文類聚七十四

燭賦并序　御覽七百五十

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懷，與同行夜飲，㠯忘愁。顧帷燭之自焚㠯致用，亦猶殺身㠯成仁矣。

蓋泰清乖象，匪日不光，向晦人冥，匪火不彰，故六龍銜燭于北極，九日登曜于扶桑，日中則昃，月虧于望，時過靡停，晝不于常，背三接之昭昭，即厥朋之有傷，何遠宦之多懷，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雞鳴之未央，徒伏枕㠯展轉，起然燭于閑房，揚丹輝之煒煒，承炎焰之煌煌，俾闇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陽，慨顧景㠯增歎，孰斯愁之可忘，落湛露之愔愔，遂命樽而設觴，爾乃延儐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高談既倦，引滿行盈，樂飲今夕，實慰我情。藝文類聚八十

款冬花賦并序

余曾逐禽登于北山，于時仲冬之月也，冰凌盈谷，積雪被崖，顧見款冬，煒然始敷。御覽九百九十二，又戲木草九引，始敷下多華豔二字

惟茲奇卉，款冬而生，原厥物之載育，稟淳粹之至精，用能託體固陰，利此堅貞，惡朱紫之相奪，患居眾之易傾，在萬物之並作，故韜華而弗逞，逮皆死以枯槁，獨保質而全形。藝文類聚八十一

華豔春暉，既麗且殊，以堅冰為膏壤，吸霜雪以自濡，非天然之真貴，焉能彌寒暑而不渝。御覽九百九十，爾雅翼二

芸香賦 并序

先君作芸香賦，辭美高麗，有覩斯卉，蔚茂馨香，同遊使余為序。御覽九百八十二

攜昵友以消搖兮，覽偉草之敷英，慕君子之弘覆兮，超託軀于朱庭，俯引澤于丹壤兮，仰汲潤乎泰清，繁茲綠蕊，茂此翠莖，葉芟蕤以纖折兮，枝阿那以回縈，象春松之含曜兮，鬱蓊蔚以蔥青。藝文類聚

八十一

玉賦并序

易稱乾爲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

萬物資生玉稟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寶用罔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蓋乃王度之所式其爲美也若此當其潛光荊野抱璞未理衆視之以爲石獨見知于卞子曠千載以遐棄倏一旦而見齒爲有國之偉寶禮神祇于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己知己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難俟既已若此誰亦泣血而刖趾藝文類聚八十三 初學記二十七

桑樹賦并序

世祖昔爲中壘將軍于直廬種桑一株迄今三十餘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入朝以此廬爲便坐

伊茲樹之傑偉，蒙生生之渥惠，際皇躬以崇植，邈弘茂于聖世。厥茂伊何，其大連尋，俯柯遠揚，洪條脩摻，布蔚枝之沃若，播密葉以垂陰，蔭惟尚而作涼，清除枯之雜任，日厥樹之巨偉，登九日下朝陽，且積小以高大，生合抱于崇岂，猶帝道之將升，亦累德以彌光。湯躬禱于斯林，用獲雨而興商，惟皇晉之基命，爰于斯而發祥。從皇儲于斯館，物無改于平生，心惻切以興思，思有感于聖明，步傍徨以周覽，庶髣髴于儀形。藝文類聚八十八

梧桐賦

美詩人之攸貴兮，覽梧桐乎朝陽，蔚蓁蓁以萋萋兮，鬱株列而成行，夾二門以駢羅，作館寓之表章。藝文類聚八十八停公子之龍駕，息旅人之肩行，瞻華實之離離，想儀鳳之來翔。初學記二十八

舜華賦并序

佳其日新之美，故種之前庭而為之賦。

覽中唐之奇樹、稟沖粹之至精、應青春而敷蘂、逮朱夏而誕英、布夭夭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葩紫蔕、翠葉素莖、含暉吐曜、爛若列星、朝陽照灼、㠯舒暉逆、藻采粲而光明、發天壤而莫儷、何菱華之足營。藝文類聚八十九

儀鳳賦 幷序

鵁鶄賦者、廣武張侯之所造也、㠯其形微處卑、物莫之害也、而余㠯爲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㠯貴乎才智也、夫鵁鶄既無智足貴、亦禍害未免、免乎禍害者、其唯儀鳳也、藝文類聚九十

仰天文㠯彌觀兮、覽神象乎太清、伊儀鳳之誕育兮、稟朱行之渟精、故能體該眾妙、德備五嶽、巍惟塵之紛濁兮、患俗網之易嬰、心眇眇其悠遊兮、意飄飄㠯遐征、翔寥廓㠯輕舉兮、凌清霄而絕形、若乃龍飛九五、時惟大明、闡隆正道、既和且平、感聖化而來儀兮讚簫韶于九成、隨時宜㠯行藏兮、識出處之有經、豈㠯美而貿害

兮，因以德而見榮。曠千載而遐覿兮，忽翩翻而來庭。處籠吞兮，庶有感于斯誠，而君子之是怨兮，賦微物以申情。雖綺靡之可翫兮，悲志大之所營。敢砥鈍于末蹤兮，則瓦礫于琁瑰。初學記三十

鸚武賦

有金商之奇鳥，處隴坻之高松。謂崇峻之可固，然以慧而入籠。披丹唇以授音，亦尋響而應聲。兩朋降以承顏，側聰耳而有聽。口纖發而輕和，密響景而隨形。言無往而不復，似探幽而測冥。自嘉智于君子，足取愛而揚名。藝文類聚九十一

燕賦并序

有言燕今年巢在此，明歲故復來者，其將逝，剪爪識之。其後果至焉。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何詩人之是興。信進止之有序，秋背陰以龍潛，春翫陽而鳳舉。隨時宜以行藏，似君子之出處。惡焚巢之凶醜

患林野之多阻、詠鳥獸之難羣、非斯人而誰與、惟里仁之爲美、託君子之堂寓、逮來春而復旋、意眷眷而懷舊、一委身乃無餘、豈改適而更赴。藝文類聚九十二

班鳩賦并序

子舍下種椒、蔚然成林、閑居無爲、有時遊之、顧見班鳩、音聲可悅、于是捕而畜之、既而擾馴、出之于籠、無何失去、其後時時、一來飛翔、似有戀焉、故聊爲之賦。御覽七百六十五又見九百二十一

集茂樹之蔭蔚、登弱枝㠯容與、體郁郁㠯敷文、音邕邕而有序、情欽樂而是悅、遂籠之于前寓、爾乃飲㠯神泉、食之稻粱、朝憩椒塗、夕宿蘭房、時連翩于庭柯、見飛燕之頡頏、慨感物而哀鳴、聲楚切㠯懷傷、仰華林而矯翼、紛惛遊而高翔。藝文類聚九十二

黏蟬賦并序

櫻桃其爲樹則多蔭、其爲果則先熟、故種之于廳事之前、時㠯盛

甚逍遙其下，有蟬鳴焉，仰而見之，聊命稚取，以弄小兒，退惟當蟬之得意于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意于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

有嘉果之珍樹，蔚弘覆于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肅肅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鳴蜩于纖枝，翳翠葉以長吟，信厥樂之在斯，苟得意于所徼，曾黏住而莫知，匪爾命之遭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耽寵，請茲覽以自規。藝文類聚九十七 初學記三十 御覽九百四十四 九百六十九

鳴蜩賦

有嘒嘒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物處陰而自慘，奚厥聲之可哀，秋日悽悽兮，感時逝之若頹，揚時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不憂，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貴于不回，且明明以在公，唯忠讓之是與，伏履道之坦坦，登高衢以自棲。藝文類聚九十七

青蠅賦

幸從容以閑居，且遊心于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爲黑，恆懷蛆以自盈，穢美厚之鮮絜，蠲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薨薨，孰聞寤之得清。藝文類聚九十七

蜉蝣賦 并序

讀詩至蜉蝣，感其雖朝生暮死，而能修其翼，可以有興，遂賦之。御覽九百四十五

有生之薄，是曰蜉蝣，有微微之陋質，羌采采而自修，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游。藝文類聚九十七

螢火賦 并序

余嘗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意遂有感，于是執以自照，而爲之賦，其辭曰：

潛空館之寂寂兮、意遙遙而靡憑、夜耿耿而不寐兮、憂悄悄而傷情、哀斯火之湮滅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詩人之攸懷兮、覽熠燿于前庭、不以姿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太清、雖無補于日月兮、期自竭于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于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侶于賢臣兮、于疏外而盡誠、蓋物小而喻大兮、固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諭爾熾兮、庶有表乎潔貞、藝文類聚九十七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四十五

叩頭蟲賦 并序

叩頭蟲、蟲之微細者、然殺之輒叩頭、人以其叩頭、傷之不祥、故莫之害也、御覽九百五十一

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讎、无咎生于惕厲、悔吝來亦有由、仲尼唯諾于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為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纔觸而

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爲讎人不我害我亦無虞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收乃無害之可貫將斯文之爲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恆惕蹐以祇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藝文類聚九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五十一終